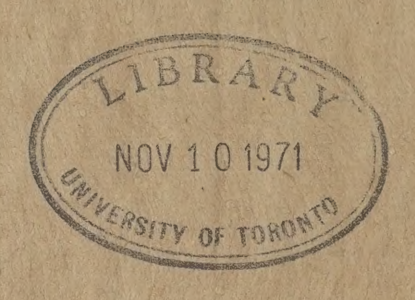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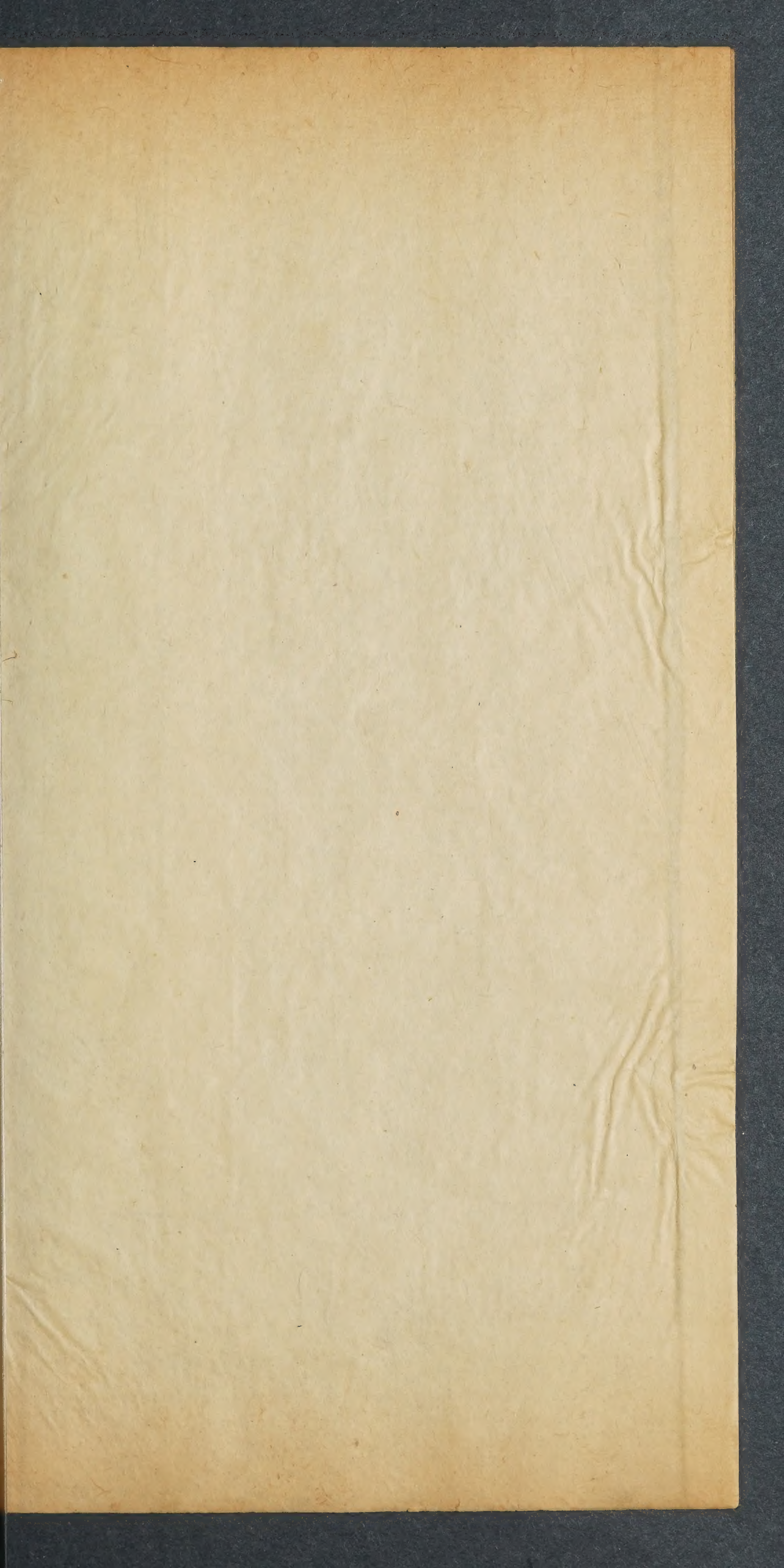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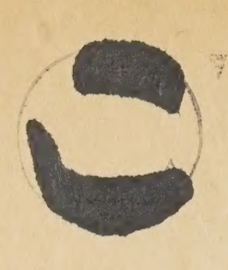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18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狥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佞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

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已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曏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淸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曏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

去也人不爲之慼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巳如淸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巳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巳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巳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

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冐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絶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

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
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
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
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
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爲良玉易疵淸水易汚
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
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
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强辯之有
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

朝夕悤悤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端書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廼云非爲名也非爲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

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至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秘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秘校足下比日前辱賜

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

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八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巳也葢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巳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生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眞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巳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

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秘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會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

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
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
區區譬如鷦鷯瀐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
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嘸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
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
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
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
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
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以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

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麗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已之繫下則佗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竪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

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釆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毎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

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責友者不加罪絶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畧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覼縷也

與夏秘丞倚別紙

詔獄所監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

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乃出五策以白龎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見偷安者其言不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懐順之謀也）次則絶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云必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爲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立所議也）龎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

乎事難豫知勿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龎公垂老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爲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强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已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佗一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閑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賜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保其生於佗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縶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稊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佗日得侍左

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没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藎如此光仕於朝

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啟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已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佗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緝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

爲之當應舉時强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闚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眞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㬹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鎭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淸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

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讁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曏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强顔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絶倫者固不可

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曏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會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玆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强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别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畢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

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叅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旣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陜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

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
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
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
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
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
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
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
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寶
乃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因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

下之文竊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

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楮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故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

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

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巳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巳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巳不宣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書啓三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爲楚州糧料薦歙州蘄門令丁隲

光頓首再拜前歳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豪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辠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弃絕而不錄者也今兹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爲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

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敝廬者不啻十數然爲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迺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奥辭氣淸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邱閲衆寶顧眄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

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卽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冣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廼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

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寛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戸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戸祕校孔君足下辱書

敎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賔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爲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

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遊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

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

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

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

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

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僱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眞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

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

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

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

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

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
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
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
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
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
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
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

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

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

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

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
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
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
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
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
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
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
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
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狗此曹之

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

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温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寛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佗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

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弃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

其大而畧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强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

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已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為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嘆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若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當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已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

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
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
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裒其
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
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
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
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以來非奔走吏道則在
苫由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墂坎過闕門上逆旅爨
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

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跡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鎮治之光然後敢復叙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戇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抒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

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佗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

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
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
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
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
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
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
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
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
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幸從翦削時有惠訓

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復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畧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値光

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怱怱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踈懈也鄜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畧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

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冐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儁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釆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别已來汩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

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為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為士易今之為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榆楊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

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註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偏觀而畧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酬對無滯滚滚焉如泉源

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已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四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五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書啓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雖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處

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

悚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耻之但恐未能免耳曏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奬借之過

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輙自陳敘凂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濤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盞而已光聞一陰一陽

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饑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霪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沉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固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

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府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痠痺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

腰足沉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瘰癧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欵欵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

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墻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

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之人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禱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

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兹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

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燃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儆口瘏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鎭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葢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槖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

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獘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鄗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

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深之祖淪淳化中爲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師弃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

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人以是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

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

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繼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

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絶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偲偲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寘頑安足以窺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葢亦有切切偲偲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

鄙薄不傾胸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率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伯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爲得恐不足避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

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
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淸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昪起於厮役
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溫
匄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
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
司請爲恪十世孫昪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
以三十年爲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
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
今劉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

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眞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凉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

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陳司法師仲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佗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謂光盍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悸栗流汗及足何足下

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大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龎僋纖靡竆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况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縣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爲秉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爲韓之所爲是猶驅策駑馬曰必爲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爲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况爲詩傳以敘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没

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臯兒先君子之名潛德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啓晩來蒙惠手筆并樱扇值相繼有客不獲以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埀諭云未安者可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慄仄慄仄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既衰詩人

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當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决矣至於解利貞者性情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絶於君

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爲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諳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答孫長官察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貺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稺至于成人得接侍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

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曩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瑑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强顏爲之後人必隨而弃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己任是羞惡人之祖考而没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鑑子才或師或友或寮寀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

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葢擇賢
不肖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讐疾之
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讐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
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
焉今世之人旣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爲銘植之
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葢以爲陵谷有
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
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
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旣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

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答張尉来書

五月五日陜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懼

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二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為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為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持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耻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敘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橫騖不可羈束若咸韶濩武之不同音而為閑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道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

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訏謀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爲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

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論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先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

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歙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

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

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贋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庣音挑不滿之處不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

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

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鎭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爲鎭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鎭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

法是而鎭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鎭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古舊本作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鎭也是大不然鎭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鎭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

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

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衞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

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

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
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
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
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
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
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
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
就使得眞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
之仲呂也豈直后燕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

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氂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靑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譏譏也

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决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

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肯教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為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

為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

仁曰就使得眞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眞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爲與黃帝同亦以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乎葢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宜耳茍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逹來世之君子而

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景仁再答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爲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

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複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舊本無此五字）或應古樂之黃鍾以爲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

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爲褒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粟黍稷粱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先種而後斂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后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老婢鑽木取火承以束緼傳以薪燎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忌者有

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腹腎腸受疾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議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爲鎮不孰察君實之書尚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

鎮再拜

司馬文正公卷之七十五終



